

林则徐致杨以增书札(上)

骆伟 徐璞辑注

山东省图书馆珍藏的《林则徐致杨以增书札》，是道光廿六年林则徐在陕西巡抚任内和道光廿七年在云贵总督任内，写给他的挚友杨以增的亲笔书信。

杨以增(公元1787—1855年)，字益之，又字至堂，晚号东樵，山东聊城人。道光二年进士，授贵州长寨同知，旋升兴义府、贵阳府知府，未几擢广西左江道、湖北安襄郢荆道道员，后署两淮盐运使。道光廿六年，由甘肃按察使升陕西布政使，道光廿七年，补授陕西巡抚，廿九年升任江南河道总督。咸丰五年卒于任。谥端勤。平生无它嗜，一专于书。建海源阁于聊城，藏书数十万卷。

这一部分珍贵的手稿，即散见于海源阁藏书之中。全部书札共六十一页，拉杂散乱，不能终篇。经考订，可分为十八通。按时间编次，又可分为三部分：一至六通为第一部分，时间自道光廿六年十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一日，是杨以增任甘肃按察使，尚未赴陕西布政使任所时，林则徐写给他的书札。七至十三通为第二部分，是林则徐在陕西巡抚任内，写给陕西布政使杨以增的书札。这一部分书札，因二人同在西安，书信来往快捷，故多无日期；前后时间约为道光廿六年十二月至道光廿七年三月底。第三部分十四至十八通，时间为道光廿七年四月廿二日至道光廿七年十月十九日，是林

则徐擢云贵总督赴任途次，及在云督任所写给杨以增的书札。时杨以增已升任陕西巡抚。

十八通书札多数完整，个别虽缺头少尾，但仍可得见其意。过去未经披露，现加以分段、标点，并对信中涉及到的人和事择要加以注释，以供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研究林则徐生平参考之用。

我俩水平有限，加之原件由行草撰写，点注错误之处，请批评指正。

第一通^①

惟以春秋^②五十九见示，弟遂竟忘为白耆^③之年，要之华竿^④正长，待七八十而重叠祝蕲^⑤，固未晚也。

所示丁双寿一案^⑥供单犯名，俾此间承审者有所据依，感荷。时官保^⑦亦将犯供咨来，弟俱发交委员细加研鞫^⑧。至弟汇奏获犯一摺，亦经咨明制尊^⑨处，谅入青垂。此间续获案犯数名，日后应归一起办结也。

弟九月间卧疾数日，已觉精神大减。本月初，在校武外场，又复重感风寒，致仍大效失音，至今未愈。旧患痼疾，现又加剧。本已决意具摺，将印务交与方伯^⑩接替，偏值裕重山^⑪亦忽被疾，不能接受。不得已，略待数日，再看光景。然自知如此病躯，若一冬勉强从事，断受不起。且目睹天时之旱，麦不能种，种不能生，蒿目焦心，只有添疾而不能减。如不去官，则恐为嶮翁^⑫之续。此心已决，惟待相机而行耳。

捐输第二起奏出^⑬，六十万有零。然此恐不能继，而鄙意更恐部中见银数之多，遽行奏拨，故以夹片^⑭阻之，究不知挡得住否也。

丘镜泉^⑮极叨推爱，代切感铭。杨令中卫^⑯之移，皆由培植。惟

董令平章回兰之后，不知何如？其人极明白谨慎，留于省局审案，于公事似甚有益也。

部下秋收既稔，雪泽复优，此间则西、同二属^⑰，绝不得雪，弟以谓皆维鹮在梁^⑱所致。东坡云：“穷人赋命薄，所至招灾凶”，安得不急思投劾耶！叶昆臣^⑲已放之后，藩条无应补者，稚圭^⑳中丞谅必请开缺^㉑，崇擢总在指日矣。顷乘官保处差便亲泐，藉请台安，敬缴尊谦不一。

愚弟则徐顿首十月十三日

注

①第一通原件无抬头。此时林则徐任陕西巡抚，因旧疾加剧，正思请假养病。因陕西布政使裕康病，无人可护抚篆，故抱病勉强从事。时陕省干旱，故信中有“麦不能种，种不能生，蒿目焦心，祇有添疾……”云云，适见林则徐忧国忧民之心。

②春秋：年龄。道光廿六年，时杨以增五九岁。

③白耆：年六十曰耆，白耆犹谓白发老人。

④华筭：筭通算，指寿命。此尊称人之长寿。

⑤祝蕝：蕝通祈，谓祈祷神明以求长寿。

⑥丁双寿一案：丁双寿等为大荔县惯匪。详见：杨以增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廿一日进《申明伙劫刀匪按律定拟折》。

⑦官保：清太子太保、太子少保之通称。这里指布彦泰。布彦泰，字子谦，颜扎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历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、伊犁将军、陕甘总督等职，道光廿四年加太子太保。

⑧研鞫：审问。

⑨制尊：清代对总督尊称为制尊。这里指布彦泰。时任陕甘总督。

⑩方伯：古代诸侯中对领袖的称呼，为一方之长。清代用作对布政使的尊称。信中方伯指裕康。

⑪裕重山：裕康，字重山，陕西布政使。道光廿六年三月陕西巡抚邓廷桢卒，裕康曾署陕抚，同年十月卒于布政使任内。

⑫嶧翁：邓廷桢，字嶧筠，江苏江宁人。嘉庆进士，曾任两广总督、闽浙总督。后与林则徐同谪戍新疆伊犁。后复任陕西巡抚，道光廿六年三月卒于任。

⑬捐输：清代可资钱买官，捐官所交纳的财物谓捐输。“捐输第二起奏出”，指道光廿六年十月十五日：《奖励续捐经费之官绅折》。见林则徐奏稿（下）四八五折。

⑭夹片：又称夹单。清朝官吏禀事于上官，除用红白手本外，如有不便人手本之事，则另缮单帖，夹于手本第一幅内，称夹片。“故以夹片阻之”，指道光廿六年十月十五日：《头二两次陕局所收捐银请救布彦泰通盘筹画片》。见《林则徐奏稿》（下）第

四八六折。

⑮丘镜泉：似为当时书记、幕僚之属。

⑯中卫：地名，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部。

⑰西·同二属：指清代西安府、同州府。

⑱维鹇在梁：见《诗·曹风·候人》：“维鹇在梁，不濡其翼”。喻小人在朝。此处乃林则徐谓天时之旱，皆由他在陕所致，自咎之意。

⑲叶昆臣：叶名琛，字昆臣，汉阳人。时任广东布政使。

⑳稚圭：周之琦，字稚圭，河南祥符人。时任广西巡抚。道光廿六年十月十四日病免。

㉑开缺：清代原任官吏，因故不能留任，或其人死亡，则其职位形成空缺，待选他人充任，谓之开缺。

第二通^①

十三日下午，亲泐数行，交宫保处便差带上，渠尚未起身，诂裕方伯之病，忽大变症，医治罔效，竟于戌刻出缺。辰下先须委署，而唐子方^②视为畏途，盖以自此至年终，皆有出无人之故。不得已，曲体其情，委令兼署，现已叙摺，由驿具奏矣。此席首推阁下，计子月初^③，必可奉到恩纶，不胜欣盼之至。泐此豫贺，顺请台安，不一。（宝方伯^④恕未另致，祈代述为荷。）

十四日辰刻徐顿首

注

①此信紧接前信，并与前信一起发出，故无抬头。时间当是道光廿六年十月十四日。十三日裕康于戌刻病故出缺，林则徐先委陕按察使唐树义兼署藩司，又具折推荐杨以增任陕藩。

②唐子方：唐树义，字子方，贵州遵义人，时任陕西按察使。裕康病故出缺，唐树义曾兼署陕西布政使。

③子月：即阴历十一月。

④宝方伯：宝清。时任甘肃布政使。

第三通^①

至堂大兄大人阁下：

十九日又寄一函，谅登青鉴。廿六日由摺差带来画翰，备承答示周详。且以贱疾远系仁怀，殷殷慰问，兼阻养痾之乞，词义显明，所引道书，实对症之药，能不令人感且佩耶！

就谿台履绥稣，读书有福，灯火之下，收视凝神，所谓省啬用之，益徵现身说法之妙也。弟日来咳嗽渐减，疝气亦觉略差。惟天气仍乾，麦苗竟无可望，令人焦急。无似贱疾，恐仍难脱体也。《容斋五笔》所载，似有“赤马红羊”^②云云，已不省记，邝架^③如有其书，可否将此段摘要飭录数纸寄示，感荷。

前奏尚未回头，大约初三、四始得见。顷在邸报中，知稚圭先生准开缺。徐松龛^④擢抚粤西，东臬擢闽藩，迤东道^⑤擢东臬。据子方云：陈君庆楷^⑥，比阁下到臬事之任，早有三个月，则是比较资格，执事之来关中必矣。璧星泉^⑦请覲已准，其摺所叙直似乞休。吴淪斋^⑧病假将满，闻病增剧，恐亦要请开缺。

川省“咽”匪^⑨，集至盈千，云与节相^⑩送行，占住简州大公馆，甚至捆官掳弁，殊不成世界也。丘镜泉承嘘植之力，至各处多有厚情，曷胜代感。兹乘人便，覆请台安，敬璧大谦不具。

愚弟徐顿首廿八夜

注

①此信应为道光廿六年十月廿八日书。信中所言官场升迁，皆为道光廿六年十月间事。

②《容斋五笔》、“赤马红羊”：《容斋五笔》十卷，南宋洪迈撰。“丙午丁未”条载：“丙午丁未之岁，中国遇此辄有变故，非祸生于内，则夷狄外侮”。丙属火色赤，午

为马,未为羊,故曰“赤马红羊”。世因谓丙午丁未之厄,曰红羊劫。道光廿六,廿七年(公元1846、1847年)正值丙午、丁未年,故林则徐查此典。

③邳架:唐李泌,封邳县侯。唐韩愈诗:“邳侯家多书,插架三万轴”。故后人称藏书之富为“邳架”。

④徐松龛:徐继畲,字松龛,山西五台人,道光进士,时自闽藩擢广西巡抚。

⑤迤东道:清代云南省分迤东、迤西两道。

⑥陈庆楷:字慈圃,浙江会稽人。道光进士,时由闽臬擢闽布。道光廿九年擢山东巡抚。

⑦璧星泉:璧昌,字星泉,号东垣,尚书和瑛之子。道光廿六年时任两江总督,廿七年三月入觐,改任内大臣。

⑧吴淪斋:吴其濬,字淪斋,号雩娄农,固始人。道光廿六年在山西巡抚任内病免,不久即卒。

⑨囟匪:即“国鲁子”。清代四川人民的武装斗争组织,参加者多是贫苦破产的农民、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人民。四川方言称一伙为“国鲁子”,清廷诬之为“囟匪”。

⑩节相:清代对兼大学士的总督称呼为使相,节相或即同此。当时四川总督兼文渊阁大学士宝兴,于道光廿六年七月入觐,十二月留京主管刑部。四川人民赶他走,谓之给“节相送行”。

第四通^①

至堂方伯大兄大人阁下:

二十八日乘便,泐具数行,谅先鉴入矣。陕藩一席,人人无不推袁^②,顷于初二午刻,接奉谕旨,果如众望,可见天从人愿,欣快莫可名言。部文须三日后始行用,特恭录恩谕,驰函奉贺。

弟已悬布宫保,即速委员接署廉车^③,以便阁下作速来陕。弟即先奏明,将抚篆交台端署理,以便弟调摄夙疴,不胜欣盼之至。手此驰颂大喜。顺候安祺,余不多及。

愚弟则徐顿首 舟儿侍笔叩贺 初二日午刻

注

①此信当为道光廿六年十一月初二日书。此时林则徐接到谕旨,知陕藩已授杨以增,立即致书贺喜,并称他为至堂方伯大兄。

②推袁：东晋桓温推赏袁彦伯，谓王洵曰：“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。”（见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）。林则徐用此典以喻杨以增授陕藩深孚众望。

③廉车：清代对按察使职位（臬司）的尊称。因元代有肃政廉访使与按察使职掌略同，故称。

第五通①

至堂大兄大人阁下：

昨连接初八、九日两次惠答，备挹撝光。正欲续布手缄，并寄摺稿，因病中众冗交集，尚迟搦管。十九晚，摺差唐喜过陕，接诵台缄，并读大奏②，周妥之至，已令该差连晚出城矣。

承谆嘱暂缓退休，劝慰极为真切，心非木石，能不感铭。惟弟百病丛生，时时以嶮翁为前鉴，俟仁兄到陕面晤时，始可缕悉，书中难以备陈也。

本月十六日拜发之摺，实非不得已，兹将摺稿呈览。缘甚盼旆从早来，是以不揣冒昧，直用公牍奉达，幸祈鉴恕。查腊月③初四，日子甚好，且与福造极为相宜。计台旌自廿二日起程，初四日已入陕界，或略兼一、二站，弟即可委官赍篆至永寿、乾州一带，奉请拜接，（祈先示覆）使弟得早息肩，感荷无既。至一切奉商之件，顷间不及备陈，先泐数行，交摺差韩升，迎上行轅，藉陈速驾之意。余容另行缕述，手此布臆，即请行安，敬缴尊谦不具。

子月④廿日午刻愚弟则徐顿首

见示新撰署中楹联，开心见诚，真确婉挚，可传可传！又复。

注

①此信为道光廿六年十一月廿日书。书中所言“本月十六日拜发之摺”即《林则徐奏稿》下第四八八折“患病未痊请开缺调治折”。

②大奏：指杨以增进《恭谢恩授陕西布政使吁恳陛见折》（见《杨端勤公奏稿》）。

③腊月：即阴历十二月。

④子月：即阴历十一月。

第六通

至堂大兄大人阁下：

顷接廿五晚刻，在西巩驿所惠答书，藉悉行祉绥嘉、潭祺懋集，以忻以颂。

弟前书所言，亟欲奉商之件，首在住居衙门，公私始能两便。因彼时摺差立即就道，不及备陈，是以先嘱子方，于信便先为缕述。适才子方云及，阁下先有信与渠，以衙署为不应住，弟窃以为过矣。衙署为办公之所，宅门以内书吏，宅门以外官人，皆必聚集一处，并案卷皆不可离，公事方免龃龉^①。从前，弟在吴门两次署督^②，一次进京，皆系怡悦亭^③五兄署理抚篆，先亦不肯住居抚署，迨弟再三相劝，随即依从，公事即皆顺绪。此即现成式样，并无半点嫌疑。况此间除弟署中，更无可住之处，请为吾兄缕析言之。西安城内公馆，惟镇台^④旧衙门（不大不小）最好，而程玉樵^⑤早已久居，今玉樵虽署陕安，而其眷属仍不偕往，即因守此一廛^⑥之故，谅执事必不争冬夏阴阳之和。此外，则南院大公馆一所，大而无当，且其中不无小忌，瀛眷谅不宜居。向有之公馆一所，本亦可住，而近年为西安协^⑦换作衙署，即以粉巷之武营旧署作抵；主考学政^⑧差事，遂寓于此。然房屋甚小，暂寓尚可，若有一两月居停，恐即难容。何况办一衙门之事，内而幕宾无处住，外而巡捕、戈什哈^⑨、各房书办与承差人等，即欲于左近赁一空屋，而有所不能。若论藩廨^⑩，系应住之地，此言固正，但一时亦势所不能。一则裕仲山之世兄，由京始来，定于本月初间，分三日受弔，自不便摧令扶柩即行；就令渠迅速登程，而其上房，亦必须设法另改。闻仲山在时颇违筑戒，致渠忽然有变，旋且延

及两孙,是不得不相度一番,为改弦更张之计。子方已遣邀兴安人来省(精于阳宅者),自须静待改移。以上数处,既皆在开除之列,台驾不住抚署,即别无住处矣。弟自发摺之后,即明告司、道、府、县,必须如此办理。缘抚署东边有终南山馆,又东有春祺介雅,此两层本是余地,弟却爱其幽静,已将贱眷搬入居住,由箭道出进,极为方便。这一边自二堂以后,尚有两层正上房,并西边亦另有两层上房,弟住时,即觉其廓落,兹已搬居东边,此房空着。若阁下不肯来住,署内杂人必来作践,甚至门窗格椽,皆不能存,殊非爱惜公廨之道。况向来书办人等,在衙办公,则无格外津贴,一经出署,纷纷禀求饭食(随辕名目),司库安有剩款可筹?故必请吾兄大人俯如鄙见,来住节署。于公事既极妥便,且亦可以体恤属员(谓两县等),遇贱疾稍瘥之时,尚可晤对,想爱我者必不弃之如遗。至上衙门一节,自府以下皆同,惟司道来时,阁下仍欲示谦,皆无不可。弟已遍告诸同人,定宜如此,即同人亦咸以为然也。顷间,闻有纪纲^①押书箱到此,弟亟令将行李在署中卸装,而纪纲因未奉有明谕,坚执不肯。弟复告知子方,谆促之矣。务祈大兄大人即速发谕与贵纪,令其将行李搬进,万勿稍存推让之见,弟与阁下全无形迹,总惟公事为重,妥便是从,用特沥陈一一,万乞俯从至禱。

至署中现在幕宾,正席一位,小席四位,谨以奉荐,正席修膳,较甘省似省一半(修六百金、膳月廿千),小席尤皆微薄,缘年节向来当有所得,可补修金之微。如尊意小席别延有人,此四席未便全请,亦无不可。但能暂为接请,过此年节再定去留,似亦两得之道。裁之是荷,专泐驰布。顺请
行安,即望德音,佇切! 佇切!

愚弟则徐顿首嘉平朔日^②

注

①丛脞:烦琐。

②吴门两次署督：指林则徐在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和十六年七月两次署两江总督。

③怡悦亭：怡良，字悦亭，满族正红旗人，姓瓜尔佳氏。信中所言怡良署抚，当为道光十五年至十六年之事。时林则徐任江苏巡抚，怡良任江苏布政使。

④镇台：清代总兵的别称，为绿营兵高级武官，又称总镇。

⑤程玉樵：程德润，字玉樵，湖北天门人。曾任甘肃布政使，时任陕西安抚使。

⑥一廛：谓一夫所居之地。

⑦西安协：清代副将别称协台、协镇。西安协即西安协台。

⑧主考学政：提督学政的简称。

⑨戈什哈：满语，即武弁。

⑩藩廨：即布政使衙门。

⑪纪纲：即仆人、管家。

⑫嘉平朔日：文中所指当为十二月初一。

第七通^①

吉署新临，想褫履增祥，阖潭萃祐爰颂。

启者：顷于初二夜，接高君建瓴^②覆信，渠不能来省，而其次郎化鹏（庚子孝廉）^③，却于此时赶赴春闱。因脚疾甫愈，所以迟迟至今，是书即其次郎带来，特送台览。渠缘为时已迟，并未请咨，而欲求一路引。弟思路引转不便给发，而咨文系其应有，不过未由府县申司具详耳。若既明知其无匿丧顶冒，似即先给咨文，随后逐层补详，或亦可行。弟因呼礼房吏袁作擷来问，据云：作为在省就馆，由咸、长两县代具印结^④（只须一县，长安较宜），即可给咨用，特令奴子叩请面示，如可准行，即谕知奴子吴昶，告知该生照此办理。其册结由敝处饬吏办就送上，祈发长安张令^⑤代用一印，俾其初三日赍咨起身，随后补司详存案可耳。专此代面。顺请晨安，不一。

愚弟徐顿首

注

①从此信始至第十三通，皆无日期。据内容推断，似为杨以增已到西安，任陕西布政使、署陕抚时，林则徐所书。故抬头曰：“吉署新临”。

②高建瓴:生平、事迹不详。此人与第十四通中关于高汉屋之事同,故二者似为同一人,名汉屋,字建瓴(取高屋建瓴之意)。

③高化鹏:高建瓴之次子,陕西城固人,道光廿七年进士。

④印结:凡以文书向上级为保证者谓之结,有印之结谓之印结。下文册结与此同。

⑤长安张令:张籛,直隶磁州人,道光十五年进士,时任长安县令。

第八通①

弟此次应具摺谢恩,并附奏雪夹片,兹将两稿送政,祈为斧削。至得雪分寸,顷两县甫经报来,只得据报声叙,应请裁定示知。或与湘浦同酌,使彼此一律为妙。顺请时安,不具。

弟徐顿首

注

①杨以增在道光廿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进:“恭报抵陕接护抚篆叩谢天恩折”,附有“优霑瑞雪片”。又据《林则徐奏稿》下第四九七折所载:“……西安、同州……等州府属,上年秋冬亢旱日久,二麦播种失时,嗣于腊内得有雪泽……”。故此信似应为道光廿六年十二月上旬,杨以增接任藩司并护抚篆之后所书。

第九通①

三原②此章用夹单来,想尊处另有一份红白章也。此内所言办法,似皆中肯,惟平渠厂③似只设得一处,不如富平④之于适中地方分厂为妙。应否令其酌照富平办法,裁夺为荷。李怀荫⑤之散粮食,闻所费已逾万金,将来自须请奖。目前应否先请(后缺)

注

①此信下缺。所言为筹办平渠厂,量抚极贫的办法。对照道光廿六年十二月林则徐《酌筹平渠量抚极贫片》的奏折,似应为道光廿六年十二月杨以增接署抚篆之后所书。

②三原: 陕西县名。

③平糶厂: 清代丰收时买谷储存, 荒年谷贵时以平价出售, 谓之平糶, 平糶厂乃糶谷之所。

④富平: 陕西县名。

⑤李怀荫: 疑为富平县知县李炜, 湖北兴国州人, 道光二十年进士。廿六年署富平知县, 曾捐制钱一千九百九十二串赈济灾民。

第十通^①

昨读大著《志学箴》，语简意赅，洵足提要钩元，为正学树之正鹄。而分注及后跋，犹复过自卑牧^②，且于鄙陋推奖逾情，读之但多愧汗耳。谨将钞本留示儿辈，想檀几上别有副墨，即不复奉缴矣。贱体咳嗽略减，早晚当可造谈也。藉使率复，即请时安不具。

弟徐顿首

注

①本文所谈为林则徐读杨以增著《志学箴》之后的评价。此书未见杨氏刊刻，原稿亦亡佚。

②卑牧: 谦虚之意。见《易经》：“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”。

